

內部參考

·蘇德戰爭報告文藝作品·

六月在頓河

愛倫堡作
戈寶權譯



河頓在六月

作 倫 堡 愛
譯 樓 賓 戈



•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

六月在頓河

原著者 愛倫堡

翻譯者 戈寶權

發行者 新華日報圖書課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大 學 之 書

封面木刻作者：林仰峰

目次

關於愛倫堡 (代序) 雅各·契爾拉雅克作	三
★	
六月	九
英勇的塞巴斯托波爾	一八
我們的紅軍	二三
「我們要把他們打回去！」	二八
頓河在召喚	三三
「祖國在危急中！」	三九
艱苦的道路	四二

「每一分鐘都不放過！」

四六

「把他們阻止住！」

五〇

「我要你生活下去！」

五四

是時候了！

五八

★

戈培爾博士的遺囑

六三

法蘭西人民的血

六六

★

後記

七二

目次

關於愛倫堡 (代序) 雅各·契爾拉雅克作	三
★	
六月	九
英勇的塞巴斯托波爾	一八
我們的紅軍	二三
「我們要把他們打回去！」	二八
頓河在召喚	三三
「祖國在危急中！」	三九
艱苦的道路	四二

「每一分鐘都不放過！」

四六

「把他們阻止住！」

五〇

「我要你生活下去！」

五四

是時候了！

五八

★

戈培爾博士的遺囑

六三

法蘭西人民的血

六六

★

後記

七二

關於愛倫堡（代序）

雅各·契爾拉雅克作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當希特勒的匪幫掃蕩進荒涼而又為恐怖所侵襲着的巴黎時，伊里亞·愛倫堡正住在當地。愛倫堡在巴黎消磨了他二十多年的生活。他生活在法國，就正像是它的一個人民一樣。

一九四〇年的八月，愛倫堡回到了他的祖國。他知道得很清楚：只要希特勒主義在猖狂着一天，每一個民族就都被無情的奴役這個致命的危機所威脅着。作為一個新聞記者，作為一個時論家（Publicist）和作家，愛倫堡立刻又成了一個堅強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戰士。在一九四一年，他寫成了一部長篇小說：「巴黎之陷落」。在這部小說裏面，他描寫了戰前的法國和那些出賣了她的人，同樣地也描寫了那些爲了她而戰和保衛她的人。就正因為這部小說，愛倫堡在今年四月間

得辦了新大林文藝獎金。

從蘇德戰爭最初的日子起，「真理報」、「紅星報」和其他許多重要的報紙上就時常發表愛倫堡的文章；在這些文章裏面，他號召俄羅斯人民起來保衛他們的祖國，用不斷增長的力量來打擊這批專事掠奪的法西斯獸羣，和把他們無情地肅清出去。愛倫堡的文章，是反對侮辱了「人」這個名字的法西斯匪羣的最熱烈的宣傳品。

愛倫堡現在是蘇聯的軍隊和人民的一位最知名的作家了。

當去年秋天那些殘酷的日子裏，當蘇維埃國家的首都正處在可怕的危險中的時候，愛倫堡會這樣寫道：

「他們是不會勝利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們的心是更加健壯。我們知道我們是爲什麼而戰——是爲了爭取自由呼吸的權利。我們知道我們是爲什麼而受難——是爲了我們的孩子們。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保衛什麼——是在保衛俄羅斯，是在保衛我們的祖國」。

愛倫堡收到了士兵和軍官們從前線上寫來的許多信。他們感謝這位作家的著作和文章，他們都說這些著作和文章是幫助了他們作戰和擊敗敵人。有一封信這樣說道：「我把你的文章放在我的心旁，在戰鬥的時候它幫助了我」。

保衛莫斯科的某一個大隊的士兵們，會這樣寫給他道：

『我們在寫信給你，並且在想著我們應該怎樣稱呼你好。有些人提議稱呼你是一個無懼的工兵或者是一個大膽的輕騎兵，另一些人則主張稱呼你是一個勇敢的坦克車手或者是一個英勇的飛行師，因為你的文章在法西斯們看來，是正像這類兵士們一樣地可怕。』

他們大家的意見都完全是對的。不怪德國的宣傳時常要攻擊愛倫堡（註一），甚至印了許多誣蔑的小冊子來反對他。

愛倫堡同時也是各戰場上的一位常客。成千百的兵士們都認識他本人，當他那稍帶駝背的體形慢慢地走下他們的避難室的時候，他們都向他溫和地微笑着。他們懷著尊敬的心緒傾聽著他講話，和立即答覆他所提出的許多精利的問題。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愛倫堡是一個戰地通信員。他目睹了一九一六年法國索姆河的英雄史詩式的戰鬥（註二）。五年前，他又到了西班牙，目睹了西班牙人民的鬥爭。

愛倫堡有著關於他自己本國和其他歐洲各民族의豐富知識。他已經走遍了全歐洲。當英國的軍隊有一次在很少人知道的維多利亞島（註三）登陸的時候，他立刻就寫了一篇配合的文章，為這個多岩的羣島作了一幅生動的圖畫，他在旅行的時候曾經訪問過這座羣島的。

他知道歐洲，歐洲也知道他。他的著作已經譯成爲歐洲的各種文字，同樣地也譯成中文和日文。在北美洲，他的著作是被用英文誦讀的；在拉丁美洲，他的著作則是西班牙文的。在希特勒登台之前，德國曾出版過他二十多種著作；現在這些書都被法西斯黨達爾人（註四）所焚毀了，這就是對於他的著作的一個最好的推薦。

愛倫堡在歐美的作家與藝術家之間有很多的朋友，在法國像年老的羅曼·羅蘭和安得萊·馬爾洛，在德國像已逝世的恩斯特·托勒，在西班牙像浩舍·拜爾加明。在美國的朋友中則有恩奈斯特·海明威，這是在西班牙內戰時認識的；此外還有著名的電影導演密萊斯頓，他曾經計劃和他攝製一部關於新俄羅斯的大影片（註五）。

愛倫堡密切地注意着英國和美國的作賦力，他相信在最近的將來，這兩個強大的和愛自由的國家，會用他們的一切力量來打擊希特勒主義的。

愛倫堡這樣說道：

「我感覺到我和西歐一樣深深地受傷了，因爲她的不幸這樣深切地觸動了我的心。但是在蘇聯，我也更多次地向其他的人和自己證明，在這次反對希特勒主義的生與死的鬥爭中，我們並不是孤立的。關於這一事實，我絕望不會有什麼爭辯」。

就歇了一會兒之後，愛倫堡又寓意深長地補充道：

「我仔細地傾聽着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我覺得驚奇的，就是他們「收復」被法西斯所佔領的俄國城市是多麼方便。倫敦大概是距離得太遠了一些了吧，以至他們不能看到大量的德國師團正集中在東戰場上。多佛（註六）算是靠近法國，英國應該看到留在法國的德國兵是多麼少呀。假如美國人能用他們迅速而實際的頭腦，來幫助英國得到必要的結論，那就很不錯了，並且能越快越好」。

（註一）參閱本書「戈培爾博士的造謠」一文，就是德國情報部攻擊愛倫堡的一個例子
（註二）索姆河在法國北部，此處所指的戰事自當年六月延長至十一月，計四個月之久，在這次戰役中，英法聯軍獲得相當的勝利。

（註三）挪威北部的一個羣島。

（註四）萬達爾人（Vandals）是居住於波羅的海南岸的一個日耳曼民族，四五世紀時曾蹂躪高盧、西班牙、北非及羅馬，現此處作為破壞文化及藝術的野蠻民族講。

(註五)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一八六六年生) 是法國當代最著名的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約翰·克里斯托夫」(十大卷)，及音樂、戲劇與傳記的書多種，現爲德軍幽禁於法國淪陷區。安得萊·馬爾洛 (André Malraux) 曾到中國來過及參加過西班牙的內戰，著有「中國大革命序曲」及「人的希望」等書。恩斯特·托勒 (Ernst Toller, 一八九三年——一九三九年)，德國現代劇作家，希特勒登台後即亡命國外，一九三九年自殺於美國。浩舍·拜爾加明 (Jose Bergamin) ·西班牙現代作家，現亡命於墨西哥。恩奈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一八九八年生)，美國現代作家，去歲曾來我國，著有「第五縱隊」，「戰地鐘聲」等作品。

(註六) 英國的一個港口，爲英法間之交通要道。

六 月

一年前的這個禮拜六的夜，對於莫斯科的居民們，是個平常的、短促的六月的夜（註一）。人們的思想，都集中在夏季假日的問題上。這是個禮拜六的夜，莫斯科的各俱樂部裏面，都擠滿了在這個假日的青年人們。

第二天早晨，莫斯科很晚地纔醒過來。當無線電廣播中充滿了生氣的聲音，劃破了那夏日的恬靜時，人們纔坐下來吃晚早餐。這時候我們知道了：我們是度過了怎樣的一個夜！

「戰爭」這個字，正像第一次空襲警報的悲鳴一樣，響亮是有些異常。一年已經過去了，現在「戰爭」這個字，已變成生活本身的一部分了。

人民貢獻出他們所能貢獻的一切，從沒有游疑和想過第二次。偉大的人民，是從不估量他們的犧牲的。蘇聯在這次爲了爭取她自己的自由的戰爭中，已貢獻了她的一切。誰能告訴全世界：

在炸毀得尼泊的水閘——這蘇維埃國家的誇耀時，這是件多麼艱難和苦痛的事！全世界的報紙，都講起得尼泊的水閘，但是我們還知道好幾千的類似的犧牲。在一個遙遠的烏克蘭的鄉村裏，集體農場的女場員瓦里亞·格魯先科焚毀了她的茅屋，而不願把它留給德國人。這是間平常的簡陋的茅屋，但對於住在裏面的這個家庭，却是一個家，是他們自己的小天地。至於那些習慣於過富庶生活的人，他們是很少知道物件的價值的。在帝俄時代，財富只是少數人的東西。一雙白樺皮的鞋子，這不僅僅是雙鞋子，它們還代表更多的東西，它們是人民的象徵。當時成百萬成百萬的俄國人，只能卑謙地畫一個不成形的十字，來代替他們的簽名。我們所犧牲的，並不是我們的遺產，並不是一些易於傳流下來的財富，而是我們英勇的一代的血汗所得來的財產。我們的人民們，已犧牲了他們的一切！

去年的夏天和秋天，蘇聯是生活在車輪上。誰要是看見過那些難民的無盡的行列，誰就不會忘記他們的。人們靜默無聲地走向東方。許多工廠的全部，也是這個大遷移的一部分；許多城市也正像大船一樣，移向了東方的地區。在這廣大的蓋了白雪和荒漠的草原上，哈爾科夫遷來的工廠開始在裝配他們的機器。在遙遠的沙漠的地區裏，莫斯科遷來的卡美尼戲院（Kamenny Theatre）已開始了冬季的演劇。科學家們在運轎車裏面寫成他們的著作，基輔的居民散住在中央亞細亞

的鄉村裏，巴希吉里亞收容了烏克蘭的最高學府（註二）。

但是在這個簡短的描寫後面，是存在着怎樣一種痛苦，和隱藏着多少拆散了的家庭。這些話又表現出多少充滿了艱苦和艱辛工作的可憐的日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了之後很久，凡爾登四周的田野裏，還是一片荒蕪。砲彈已經毀了地畝，甚至連青草都不再生長了。有許多蘇聯的家庭，也正像這些田地一樣，他們的丈夫、兒子和兄弟們都散失了，並且永不再回來了。這種悲哀是深沉的而又無法補償的。沒有人能講出這種悲哀，但是我們的婦女，在她們的工作中是太堅強了，她們從不放鬆她們的眼睛在注視着戰爭。

在聯合國日這一天（註三），美洲的許多國家和英倫三島上，都懸掛着各國的國旗。蘇聯的城市，從摩爾曼斯克一直到海參崴，也裝飾着旗子。但是我的心，只能想起一面旗，那就是萬傲地飄揚在塞巴斯托波爾上空의自由的旗幟。在那兒，在波賊的地獄似的轟響之下，在小小的堡壘裏面，男人和女人們抵阻住十個德國的師團和五百架飛機。塞巴斯托波爾不過是這次偉大戰爭歷史中的一個插曲，是它的史詩的一頁。但是在今天，沒有任何其他的名字，能比塞巴斯托波爾這個名字，講出更多的關於蘇維埃人民的勇敢和自我犧牲的精神。

犧牲和艱苦試驗的一年，是已經過去了。我參加了最近所舉行的蘇聯最高蘇維埃的當選。我